

虞天民先生

虞搏字天民。自號花溪。德老人。義烏人。幼習舉子業。博覽羣書。能詩章。因母病攻醫。醫近大行。求瘡者不責報。尤精於脈理。生死無不驗。韓方伯聞其名。來聘。馳驛往見。雅崇重馬。治病餘扣問醫道。搏以節嗜慾。戒性氣。慎言語。謹服食。乃攝養之要。益加禮敬。義烏以醫名者。代不乏人。丹溪之後。惟搏爲最著。有醫學正傳八卷。是書成於正德乙亥。其學以丹溪爲宗。而參以張仲景。孫思邈。李杲諸家之說。各選其方之精粹。次於丹溪要語之後。復爲或問五十條。以申明之。其他又有方脈發蒙百字吟。半齋稿。行於世。

虞 天 民 醫 案 目 錄

傷寒	中風	瘟疫	火	瘧疾	呃逆	虛損	下血	哮喘
.....								
一	四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二〇

腫脹	顛狂	便秘	心脾痛	胸痛	脅痛	黃疸	嘔吐
.....							
二	二	三	三	三	四	五	五

虞天民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震東扶評注

嘉定張壽頤山雷平議

傷寒

一人四月間得傷寒證惡寒發大熱而渴舌上白胎三日前身脊百節俱痛至第四日惟脅痛而嘔自利至第六日延虞診之左右手皆弦長而沉實俱數甚虞曰此本三陽合病今太陽已罷而少陽與陽明仍在與小柴胡合黃連解毒服三劑脇痛嘔逆皆除惟熱猶甚九日後漸加氣築痰響聲如拽鋸出大汗汗退後身熱愈甚法當死視其面上有紅色潔淨而無賊邪之氣言語清亮間有譫語而不甚含糊虞故不辭而復與治用涼膈散倍大黃服二服視其所下復如前自利清水其痰氣亦不息與大承氣湯合黃連解

毒湯二服。其所下亦如前。虞曰：此蓋結熱不開而燥屎不來耳。復以二方相間。日三四服。至五貼始得結屎十數塊。痰氣漸平。熱漸減。至十五日熱退氣和而愈。

震按：吳又可溫疫論以承氣合白虎。於數日內連服連下。今人多有宗其法以救危病者。觀花溪此案。先開其端。然愚者奉爲捷徑。鹵莽滅裂。亦不少矣。試讀仲景陽明少陰篇中急下可下微和更與等義。緩急輕重法詳且密。吳又可連下之法。亦不過仲景法中之一法耳。未可以一法廢諸法也。卽如許學士治一家而病兩人。皆旬日矣。一則身熱無汗。大便不通。小便短澀。神昏而睡。診其脈長大而實。用承氣下之而愈。一則陽明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利。津液少。口乾燥。其脈大而虛。作蜜煎導之下。燥糞得泄。利而解。其家曰：皆陽明不通。何以治之異。許曰：二證雖相似。然自汗小便利者不可瀉。滯五臟爲無津液也。然則傷寒脈證大同小異之間。卽宜分別斟酌。奈何以溫疫論爲捷徑哉。

平議：病起惡寒身背痛。誠從太陽襲入。然旋即大熱發渴。至四日而脅痛嘔利。則雖曰三陽合病。其實太陽已罷。惟陽明少陽俱在。然脅痛且嘔。脈之弦長。證屬少陽。誰曰不是。須知此之少陽。已是胆肝陽

邪極旺。氣火升浮。且挾痰濁。舌白作嘔。胸滿可知。花溪老人乃投小柴。則柴胡之升。實已抱薪救火。而方中參甘大棗。與痰濁泛嘔者。是否相反。此則明人讀書太呆。反受傷寒論之累。固不如近日開痰泄降之爲捷。案中雖曰脅痛嘔逆皆除。而熱且尤甚。漸加氣築痰聲。溯自六月服藥。而九日病加。寧非小柴胡湯之害。此則花溪自言之。非頤之好爲癥尋素垢。大汗之出。亦是害處。而花溪尙不能知。差幸病人體質尙佳。不至拔動腎本。而面赤沸鬱。陽浮已露端倪。所喜改弦更張。輕從陽明下手。涼膈清降。急圖少救。而升騰鼓湧之勢。尙難遽平。則藥方猶輕。驟難中病。直至承氣解毒。急進直迫。始得開泄陽明實結。此段驚濤駭浪。何莫非服三之小柴胡湯。有以造成之。然前明一代醫者。皆不悟也。陶節菴書。真不知殺人幾許。中惟識破自利清水一層。知爲熱結不開。尙莫見得到。耐得注耳。病造極中之極。蓋亦危乎。其危必至此而始足以見大醫能力。願終以爲焦頭爛額之上客。與曲突徙薪者相去遠矣。

一人三月間。得傷寒證。惡寒發熱。小便淋瀝。大便不行。初病時。莖中出小精血片。如棗核大。由是時醫皆謂房事所致。遂作虛證。治而用補中益氣湯等藥。七八日後。熱愈甚。大渴引飲。胃中滿悶。語言錯亂。召虞診視。六脈俱

數甚。右三部長而沉滑。左手略平。亦沈實而長。虞曰。此大實大滿證。屬陽明經。宜大承氣湯。衆皆驚愕。虞強作大劑。連進二服。大瀉後。熱退氣和而愈。十日後。因食鴨肉太多。致復熱。來問虞。教用鴨肉燒灰存性。生韭汁調下六七錢。下黑糞一碗許而安。

平議。初病溲淋且澀。精血自流。未必非在房勞之後。但治法仍須見症治症。不必東牽西扯。反置現狀於不問。且既補而熱愈甚。自當隨風轉舵。况脈證皆有可據乎。未後食復。即用所傷之食。炙炭消之。同類相求。甚有至理。今吾鄉人頗多此法。花溪是案。殆卽其肇端歟。

中風

一婦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得中風暴仆。不知人事。身僵直。口噤不語。喉如拽鋸。水飲不能入。六脈浮大。絃滑。右甚於左。以藜蘆末一錢。加麝香少許。灌入鼻竅。吐痰升許。始知人事。身體略能舉動。急煎小續命湯。倍麻黃。連進二服。覆以衣被。得汗漸甦。醒能轉側。但右手是不遂。語言蹇澀。復以二陳

湯加芎歸芍藥羌防等。合竹瀝薑汁。日進二三服。若三四日大便不利。則不能言語。卽以東垣導滯丸。或潤腸丸。微利之。則言語復正。如此調理。至六十餘。得他病而卒。

一人年四十五。正月間。路途跋涉勞倦。發熱。身體略痛。而頭不痛。自以爲外感。而用九味羌活湯三貼。汗出熱不退。前後又服小柴胡湯五六貼。熱愈甚。經八日。延虞診視。至臥榻前。見煎成湯飲一盞在案。問之。乃大承氣湯。將欲飲。切其脈。右三部浮洪。略弦而無力。左三部略小。亦浮軟不足。虞曰。汝幾自殺。此內傷虛證。服此藥大下必死。伊曰。我平生元氣頗實。素無虛損。證明是外感無疑也。虞曰。將欲作陽明內實治。而下之。歟。脈既不沉實。又無舌乾潮熱譫語等證。將欲作太陽表實治。而汗之。歟。脈雖浮洪。而且虛。又無頭痛脊強等證。今經八日。非表非裏。汝欲作何經治之乎。伊無以答。乃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大劑與之。是夜連進二服。天明往診。服略平利。伊猶疑屬前

效。欲易外感退熱之藥。虞曰。前藥再飲二服。不效。當罪我。又如前二服。脈證俱減半。伊始曰。我幾誤矣。去附子。再煎二貼。與之。熱退氣和而愈。但體猶困倦。如前服前藥二十餘貼。始得強健。

震按。此案與前案迥然不同。同一汗後熱愈甚。同一涼解熱不退。彼則連用寒下。此則連用溫補。合觀之。自益人神智。而此案非表非裏之論。尤足爲辨證之準繩。

瘟疫

一婦。三月間患瘟疫證。三日經水適來。發熱愈甚。至七八日。病劇。胸中氣築作痛。不能臥。衆醫技窮。入夜迎翁。病者令婢磨胸不已。六脈俱微數。極無倫次。又若蝦遊狀。翁問曰。恐下早成結胸耳。主入曰。未也。翁曰。三日而經水行。則裏虛與下同。乃用四物湯。黃龍湯。小陷胸湯。共爲一劑。加薑棗。主人曰。此藥何名。翁曰。三合湯也。一服而諸證悉減。

震按。此以大黃、黃連、生地、人參同用。亦近日治熱病之常法。

火

一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早晨退、五心煩熱、無休止時、半年後、虞診六脈皆數、伏而且牢、浮取全不應、與東垣升陽散火湯、四服、熱減大半、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貼、熱悉退、後以四物加知母、黃柏、少佐炒乾薑、服二十餘貼愈。

震按、夜熱脈數的係陰虛。因其脈伏且牢、浮取不應、故用升陽散火得效。仍以陰藥收功。然陰藥用六味地黃、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芎歸合知柏及從治之炒乾薑也。

瘧疾

一男子年皆踰四十五、各得瘧瘧三年矣、俱發於寅申巳亥日。一人晝發於巳而退、而中一人夜發於亥而退於寅。虞曰、晝發者、乃陰中之陽、宜補氣解邪、與小柴胡湯倍加柴胡。人參加白朮、川芎、葛根、陳皮、青皮、蒼朮。夜發者、爲陰病、宜補血疎肝。用小柴胡湯合四物加青皮、各與十貼、俱加薑棗煎。

於未發前二時服。每日一貼。服至八貼。同日得大汗而愈。

震按。二證爲同中之異。花溪分別精細用藥。製貼。故八貼即愈。然亦緣瘧已三年。發時不爽。乃得間而入。如其不然。當另存說。但於未發前二時服。又云每日一貼。則不發之日。亦依其時而服耶。

呃逆

一人傷寒。前醫以補藥治之。而發呃逆。十日後。邀虞診之。其脈長而實大。此陽明內實。誤補所致。與大承氣下之。熱退而呃止。

震按。此條呃已十日。脈長實大。猶易辨也。前條之脈豁大。而用參朮。何又以黃柏佐之。豈因其形瘦素厚。味爲有鬱熱耶。至如女子因怒致呃。脈不可診。止憑形氣之實。以施治。何不用他涌劑。而用參蘆至二兩。又豈因其脈未得。而用涌劑中之補劑。爲穩着耶。

虛損

一人年三十歲。三月間房事後。乘馬渡河。遇深淵沉沒。幸馬健無事。連溼衣行十五里抵家。次日憎寒壯熱。肢節煩疼。似瘧非瘧之狀。醫作虛證治。

而補氣血。月餘不效。更醫作療治。用四物加知柏地骨皮之類。及大補陰丸。倍加紫河車。服至九月。反加滿悶不食。顧乳嫗日飲乳汁四五盃。粒米不食。虞診視六脈皆洪緩。重按若牢。右手爲甚。虞作溼鬱治。用平胃散倍加蒼朮白朮。苓半川芎香附木通砂仁羌防。加薑煎服。黃昏一貼。一更時又一貼。至半夜。偏身發紅丹如癰疹。片時遂沒而大汗。卽食稀粥二碗。由是諸病皆減。能食。仍與前方服三貼。後以茯苓。滲濕湯。倍加白朮。服二十貼而安。

震按。溺水不換溼衣。又值遠途。次日卽病何至。遂以虛損治。蓋庸醫着眼在房事後耳。延至半年病勢益重。而其脈仍非虛損。脈故以溼鬱治卽愈。可見病因亦不得不講。

下血

一男子四十餘。素飲酒無度。得大便下血證。一日如廁二三次。每次便血一碗。以四物湯加條芩防風荊芥白芷槐花等藥。連日服之不效。後用橡斗燒灰二錢七分。調入前藥汁內服之。又灸脊中對臍一穴。血遂止。自是不

發

震按：燄斗燒灰水爲巧。灸脊中對臍一穴殊巧。

噎膈

一人年五十餘。夏秋間得噎證。胃脘痛。食不下。或食下良久復出。大便秘結。人黑瘦甚。右手關前弦滑而洪。關後略沉小。左三部俱沉弦。尺帶扎。此中氣不足。木來侮土。上焦溼熱。鬱結成痰。下焦血少。故大便秘結。陰火上衝。吸門故食不下。用四物以生血。四君以補氣。二陳以祛痰。三合成劑。加薑炒黃連。枳實。瓜蒌仁。少加砂仁。又間服潤腸丸。或服丹溪墜痰丸。半年服煎藥百餘貼。而全愈。

腫脹

一族兄。素能飲酒。年五十。病通身水腫。腹脹尤甚。小便濇而不利。大便滑泄。虞曰。若戒酒。色。鹽。醬。尚可保全。不然。去生漸遠。兄曰。自今日戒起。虞以

丹溪法用參朮爲君。加利水道。制肝木。清肺金。等藥。十貼而小水長。大便秘。腫退而安。又半月。友人勸之飲。遂痛飲沉醉。次日疾復如前。虞曰。不可爲矣。一月而逝。

震按。此條以飲酒而病復發。又一條以開鹽而病復發。皆至於死。故今專門治腫脹者。開列戒單。不可犯絲毫鹽醬。考其義以鹽能助腎水之邪。豆與麥麵助溼發熱也。然胃氣旺者固能戒。若胃氣弱食者難進。而漸減亦當顧慮。張路玉用伏龍肝泡水澄之。入青鹽以代食鹽。用淮麥爲麵同赤豆作餅而成醬。其法甚巧。似可通融。

顛狂

一婦年近三十。有姿色。得一證。如醉如癡。頰赤面青。略有潮熱。飲食不美。其脈乍疎乍數而虛。每夜見白衣少年與睡。一醫與八物湯。服數十貼不效。虞見其家有白狗。臥枕戶闥。虞曰。必此所爲。命殺狗取其心血及膽汁。丸安神定志之藥。以八物湯吞下。丸藥用遠志。石菖蒲。川歸黃連。茯神。硃砂。側

柏葉草龍膽等藥。

便秘

一婦年五十餘，身材瘦小，得大便秘結不通，飲食少進，小腹作痛，虞診之，六脈皆沉伏而結滯，作血虛治。用四物湯加桃仁、麻仁、煨大黃等藥，數服不通，反加滿悶。與東垣枳實導滯丸及備急丸等藥，下咽片時，卽吐出，蓋胃氣虛而不能久留，性速之藥耳。遂以備急丸外用黃蠟包之，又以細鍼穿一竅，令服三丸，蓋以臘匱者制其不犯胃氣，故得出幽門，達大小腸也。明日下午燥屎一升許，繼以四物湯加減，煎吞潤腸丸，如此調理月餘，得大便如常，飲食進而安。

一男子因出痘，大便秘結不通。兒醫云：便實爲佳兆，自病至痘瘡愈後，不如廁者，凡二十五日，肛門連大腸痛甚，叫號聲徹四鄰，用皂角末及蜜煎導法，內服大小承氣湯及枳實導滯丸、備急丸，皆不效。計無所出，虞曰：此痘

瘡。餘毒鬱熱結滯於大小腸之間。而然以香油一大盞令飲。自朝至暮亦不效。乃令婢者口含香油。以小竹筒一箇套入肛門。以油吹入。過半時許。病者自云。其油入腸內。如蚯蚓漸漸上行。再過片時許。下黑糞一二升。困睡而安。

心脾痛

一婦。四月間多食青梅。得病。日間胸膈中大痛如刀錐。至晚胸中痛止。而膝髀大痛。蓋痰飲隨氣升降故也。一醫作胃寒治。與薑桂丁沉萆撥烏附之類。病反劇。加口渴。小水淋漓。虞診其六脈洪數而滑。知爲痰病。令熬竹瀝服三日。口不渴。小水亦不淋瀝。但胸中與膝互痛如舊。用蘿蔔子研汁。小半碗。吐痰半升。至夜痛尤甚而厥。此引動其猖狂之勢也。再用吐法不效。一日清晨。以藜蘆末一錢。麝香少許。酸漿水調服。始大吐。其痛如脫。調理而安。

腹痛

一人。壯年寒月。入水網魚。饑食冷粥。腹大痛。二晝夜不止。醫用大黃丸。

大承氣下糞水而痛愈甚。診其六脈沉伏而實。面青黑色。虞曰此大寒證。及下焦有燥矢作痛。先與丁附治中湯一貼。又灸氣海穴二十一壯。痛減半。繼以巴豆沉香木香作丸如綠豆大。生薑汁送下五粒。下五次而愈。又一婦年五十餘。小腹有塊作痛二月餘。一醫作死血治。與四物加桃仁等藥不效。又以五靈脂延胡索乳香沒藥三稜莪朮等丸服。又不效。其六脈沉伏。兩尺脈絕無。虞曰乃結糞在下焦作痛耳。非死血也。用金城稻糞燒灰淋濃汁一盞服之。過一時許與枳實導滯丸一百粒催之。下黑糞如梅核者碗許。痛遂止。後以生血潤腸之藥十數貼。調理平安。

震按尺脈沉實則爲下焦結糞。今兩尺絕無而斷結糞。又見取脈之巧。非出一途。若死血則脈必澀。

脇痛

一人年四十餘。因騎馬跌撲。次年左脇脹痛。醫與小柴胡湯加青皮龍膽草等藥不效。診其脈左手寸尺皆弦數而濇。關脈扎而急數。右三部惟數。

而虛虞曰：明是死血證，用抵當丸。一劑下黑血二升許，後以四物湯加減調理而安。

黃疸

一人年三餘，十得穀疸證，求治以胃苓湯去桂加茵陳數十貼，黃退，自以爲安，不服藥十數日，後至晚目盲不見物。虞曰：此名雀目，蓋溼痰盛而肝火有餘也。用獐猪肝、煑熟和夜明砂作丸服之，目明如故。來謝，虞曰：未也。不早服制肝補脾消痰之劑，必成蠱脹。伊不信，半月後服漸脹，痞滿復求治，仍以胃苓湯倍二朮加木通、麥冬煎湯下褪金丸，一月而安。

嘔吐

一婦年三十，產後因食傷致胃虛，不納穀四十餘日矣。聞穀氣則惡心而嘔，聞藥氣亦嘔。虞用順流水二盞煎沸，泡伏龍肝，研細攪渾，放澄清，取一盞入參苓白朮各一錢，甘草二分，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麴一錢，陳米